

婚姻里只做正确的事

家幽默

当我得知婆婆生病住院的消息时,我知道应该请假去照顾她。可是一想到结婚这10年来,她对我的各种挑剔与埋怨,尤其是我坐月子时她竟然不问跑去旅游,我就想找个借口不去医院。可是内心又隐隐觉得不对,并且知道这样做,婆婆和老公肯定都会对我有怨言,也许婆媳矛盾会更加恶化,甚至会影响夫妻感情。

午饭时,我把自己的烦恼说给办公室一位大姐听。听完我的烦恼,大姐不紧不慢地说:“这种事情,在婚姻里谁都会碰到,你只要坚持做正确的事情就好。”

做正确的事情?看我有点迷惑,大姐给我讲了她的亲身经历。

那是他们婚姻进入“七年之痒”的时候。有一次她摔伤骨折了,可是她老公却对她不管不顾,跑出去和哥们打麻将,她想喝一杯水都没有人倒。她说,因为这件事,让她对老公、对婚姻彻底绝望。但是,她又不想离婚,只想就这么凑合着过。半年后,她老公患阑尾炎住进了医院,她有一种出了气的快感:“原来你也有今天!也让你尝尝生病了没人管的滋味!”不过,她心里多少又有点不忍心,而且很清楚,如果自己不去医院,那么她和老公的关系可真是雪上加霜了……大姐说她很纠结,于是就去找了一位婚姻咨询师。



资料图

听了大姐的述说后,婚姻咨询师向她分析道:“其实你知道怎么做会让他高兴,但是,你就是不愿意去做,因为他已经让你不高兴了,你凭什么让他高兴?事实上,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已经被怨恨、不平、消极等负面情绪给控制住了。”

婚姻咨询师告诉她:“最好的办法就是先不要去管那些负面情绪,只从一个正常的、客观的角度问自己:作为妻子,老

生病住院了应不应该去照顾他?正确的答案当然是应该去。那么你就去做。”

“后来,我按照咨询师的分析和方法去做了,忘记自己的负面情绪,全心全意地去照顾老公。而那个已经让我寒心的老公竟然开始反思,知道自己曾经不管骨折的我去和哥们打麻将是多么的过分,开始对我充满内疚感,病好后竟然对我越来越好了。”说完这些,

大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她说幸好她当时听了咨询师的意见,控制了自己的负面情绪,要不然也许他们的婚姻就走不到今天了。

听了大姐的故事,我猛然惊醒,当天下午就向领导请假,赶往医院照顾婆婆。

当我看到婆婆和老公对我投来的感激与赞许的目光时,我知道这一次自己做对了。(严慧)

●一次和同学打架,老爸追着我狂揍,老妈拉住老爸说:“你别揍了,看你都满头大汗了。”我总算松了一口气,结果老妈抽出皮带,说:“换我来。”

●开学第一堂课,老师:“请用峰回路转造句。”小明:“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发一条微博后,峰回路转!”老师不解:“什么意思?”小明:“就是李易峰回复我鹿晗转发我啊!”老师:“你给我滚出去!”

●爸爸教育我:“你可不要被男人骗了,男人的话你别信。”一时之间我竟不知道该怎么听爸爸的话。

●早上去买鸡蛋饼,哼着,哟哟,切克闹,你说鸡蛋我说要,鸡蛋,要,鸡蛋,要……一个鸡蛋饼下来15块。

●粉丝号有个卖那种没听过的面膜的微商,我看功效特别厉害就问了一句:“过敏能用吗?”她说:“一贴就好。”我问:“长痘呢?”她说:“一贴就好。”“皮肤皱纹呢?”“可以极大缓解。”“感冒呢?”“也可以缓解。”我最后问:“那缺钙呢?”她想了会儿,说:“我跟你你说,我们做生意的,都相信奇迹。”

●甲:从前有两兄弟,一个叫明明,一个叫偏偏,请问谁长得比较帅?乙:明明,因为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偏偏要靠才华。

●儿子考完试,回到家对妈妈说:“我这次考试不会让您失望的。”妈妈听了高兴地亲吻他。儿子接着说:“妈妈,你会绝望的!”(晚宗)



·小说连载

独静加

(10)

■文/誉田哲也

调查报告似乎不太对劲

去搜查地点查看,只是确认那个胆小懦弱的吉井是否还在而已。现在最令我感到揪心的是不能确定自己到底能不能进入到这个确定的班组,想到这个,我心里真的很没底。

当初既没有发现吉井这个人的存在,也没有提供与立功有关的线索,作为派出所的巡逻部长,或是机搜组的年轻同事,在这里,说到底我们都是配角而已,不,几乎就等于是临时工。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参加这种高级案件搜索的资格。

“那个……要不睡个午觉怎么样?”我小声地嘀咕了一句,平山似乎也有同样的想法,苦笑了一声,似乎在回答我说:“好啊。”

我把四把椅子并排摆好,摆出一个临时床的样子。“但是,木崎,你要是真睡着了,如果这时警部回来,会很麻烦的吧。”

嗯,是不是放四把椅子有点多呢?

“那,我就摆三把椅子吧?”

“哎呀,不是摆椅子的问题……”

正在这时,身后桌子上的电话响了。我俩不假思索地对视一下。

“……我来接吗?”

“啊,好的,你来接吧。”平山这家伙可真是胆小。我不禁这样想着,一边向桌子跑去。

我拿起了三个并排的临时电话中最左边的那个话筒。

“您好,这里是小金井东町,暴力集团杀人案件特别搜查本部。”

“啊,您好,我是东朋大学法医学教室的村井,是负责解剖那位被害人的法医。”

哦,对了,听他这么一介绍,我确实是在资料上看到过“村井”这个名字。

“承蒙您的关照……”

“那个,您能帮我叫森园警部接一下电话吗?”

一提起法医,总感觉对方应该是一位年事已高的长者,但是这个村井的声音,却是非常年轻的。

“不好意思,森园警部暂时不在,有什么我可以帮你转告给他吗?”

“啊,这样啊……实际上,我的上级昨天再次审阅了给你们送的调查报告,并给我指出了一个似乎不太对劲的地方。”

“怎么说?”

“嗯,那个,是这样的……死因是由于枪击创面致死的,对吧。”所谓枪击创面,就是指被枪袭击之后留下的伤痕。

“通常,从手枪射出的子弹都会快速旋转,这个旋转会给创面周围细胞组织带来明显的损坏,并深入到体内。损坏创面的范围与旋转速度成正比。通常都是遗体表面损坏范围大一些,创面越往深处越狭窄。因此,最狭窄的地方就是子弹停止旋转的地方。您听明白了吗?”

这些内容,我似乎曾在讲习中学习过。

“也就是说,子弹击中身体所造成的损伤部位,从横断面来讲,是越来越窄的……总而言之,就是类似于锥状的形状吧。”

“是的,正如您所说的那样。但是由于人体的肌肉和皮肤是有弹性的,创面本身不可能留下锥状的形状。穿透的部分,如果没有达到骨头,最终就只会形成一条直线状的孔洞。但是经过解剖,检查毛细血管等损伤部位,损伤范围就可以说是锥状的了。”

“嗯,我明白了,然后呢?”

“是的……但是,在这次的尸检上,在锥状创面的底部,还可以发现一条直线一样的伤口深入体内,这个就是我的上级发现的。”

还有一条直线形伤口?”

“这个怎么讲?”“也就是说,进入到体内,并且已经停止旋转的子弹,以直线形再次深入到体内更深的部位。我测了一下,大概有25厘米。我们索性可以认为正是这25厘米的创伤,使子弹直接深入体内并直达心脏,而这极有可能就是造成被害人最终死亡的直接原因。”他一个劲儿地讲着,但我好像有点没听懂。

明日关注:吉井对他所作行为供认不讳

·纪实连载

雪域长歌

(18)

■文/张小康

高原上的中秋夜

1950年7月9日,记者林田背着米袋、帐篷布、挎包、照相机、手枪等几十斤重的东西和南路先遣部队的一五七团一起向巴塘前进。同行的有团里的藏语翻译格桑,“这位巴塘的藏族青年干部黑瘦的长脸上总是带着热诚的微笑”。一路艰辛,幸好有格桑这样的藏族好伙伴。格桑爱唱,教会了林田许多西康民歌和情歌。

格桑是个热心肠,看见闲事就要上前管一管。行军走过一片草地,几个为部队赶着牦牛运粮的藏民正在休息煮茶。格桑上前与他们打招呼。他们告诉格桑,他们对汽车驾驶员很不满意,因为在康定附近汽车经常冲散他们的牦牛群。格桑答应一定代为反映意见。他接着说,将来公路会正式通车巴塘,那时就不需要牦牛驮运了。

格桑和团供给处的同志要到一个牧场买牦牛,他叫上早就想到牧场看看的林田,他们带了一个武装班前往。因为牧民要到天黑时才会把牛群从山上赶下来,战士们只好等着,结果遇上了一场大雨,后来湿淋淋的战士们被牧人领进一个足有两间屋子大的温暖帐篷。

帐篷中间的灶上一排坐着三口铜锅,一口正在煮茶。帐篷里有母子两人,儿子叫阿朗多吉,常年和母亲一起生活在牧场,三十多岁;母亲六十多岁,赤脚,光头,戴一顶旧毡帽。阿朗让战士们坐在灶台左侧烤火,“妈根”(阿妈)一定要给他们煮新鲜牛奶喝。格桑说,煮也可以,但喝了一定要给钱,不然我们是不喝的。“妈根”不愿意这样办,坚持要送战士们每人一碗鲜奶。

阿朗也坚持要战士们在他家喝茶吃饭。格桑张罗起来,买好酥油茶,亲自动手打酥油茶。大伙又商量决定买只小绵羊,这样十几个人便有了丰盛的晚餐,第

二天还可吃一天羊肉。阿朗好奇地问格桑,为什么买一只小羊还要大家商量一番?格桑告诉他,这是共产党的规矩,做什么事都要大家出主意。“你们共产党的领袖是谁呢?”格桑回答:“就是天下有名的毛泽东主席呀!”阿朗说,他(指毛泽东)领导的这办法很好。

天快黑了,牛羊都回来了。格桑和阿朗带着战士们到各家各户去买牛。阿朗是中间人,他先和牛主人在破皮袄袖子里拉拉手,然后再和格桑拉拉手,最后拍着肥胖的牛屁股高声吵一阵,就成交了。

雨下得更大了。在河这岸讲好价,又到河对岸挨家挨户谈价格。谈妥以后,他们一起冒雨过冰河回到阿朗的帐篷。这时大铜锅里的羊肉已经飘出令人垂涎的香气。

1950年,中秋节。巧得很,藏族的八月节后一星期就是中秋节。格桑要到城北山里去慰问在那里为解放军打草的民工。林田决定与他一起前往。

过了一山又一山,远远看见打草人的白色帐篷,也听到了藏族姑娘响亮的弦子调。

终于到达解放军雇请打草的草场,见到了李股长。他们参加到打草的人群中,打草,比赛。太阳落山了,山谷清凉起来。林田碰到熟人——一个藏族老婆婆,她儿子也当了兵。老婆婆说,她把从家里带来的胡桃给了路上遇见的驮运干草的解放军战士。她在心里想,自己的娃娃在外面,别处的老妈妈见了,也会给他吃的东西吧!

晚饭后,格桑召集大家围坐一圈,用藏语讲话,鼓励大家多割草,支援解放军去解放全体藏族同胞。

会散了,格桑、林田和李股长喝了口小酒,走出帐篷。月亮已爬上山头,又圆又大。这是海拔三千多米的山里的中秋之夜。

明日关注:我们都是一家人